

高似孫子略

顧頴剛校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初版
再版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本書自廿六年八月一日起歸開明書店出版發行

標點者 顧 頤 剛

校閱者 范 仲 溍

出版者 樸 社

印刷者 志 強 印 刷 局

總發行所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樸社出版經理部

總經售處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景 山 書 社

子畧序

六經後，以士

按「以上當作士」以「四庫本作士」以「

才藝自聲於戰國秦漢間，往

往騁辭立言，成一家法。觀其跌宕古今之變，發揮事物之機，智力足以盡其神，思致足以殫其用，其指心運志，固不能盡宗於經，而經緯表裏，亦有不能盡忘乎經者。使之純乎道，昌乎世，豈不可馳騁規畫，錡錘事功，而與典謨風雅並傳乎！所逢如此，所施又如此，終亦六六與羣言如一，百氏同流，可不嗟且措！措當作措，四庫本作措，四 哉！嗚呼，仲尼皇皇，孟子切切，猶不克如皐，夔如伊，呂周召，况他乎！至若荀况，楊雄氏，王通，韓愈氏，是學孔孟者也，又不可與諸子同日語。或知此意，則一言可以明道藝，究討謨，可以立身養性，致廣大，盡

高明可以著書立言，丹青金，石垂訓乎後；世顧所擇如何耳。審哉！審哉！乃系以諸子之學，必有因其學而決其傳，存其流而辨其術者，斯可以通名家，究指歸矣。作子畧。

子略目錄

序

卷一

黃帝陰符經

陰符經注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

陰符經

風后握奇經

握奇經續圖

武侯八陣圖

附

鬻子

太公金匱六韜

孔叢子

曾子

魯仲連子

晏子春秋

卷二

老子注

何晏道德二論

裴徽論老子

老子

莊子注

向秀莊子解義

支道林莊子逍遙義

晉人好言老莊

莊子

列子

文子

卷三

戰國策

管子

尹文子

韓非子

墨子

鄧析子

亢桑子

鬻冠子

孫子

吳子

范子

鬼谷子

卷四

呂氏春秋

黃石公素書

淮南子

賈誼新書

桓寬鹽鐵論

王充論衡

太元經注

太元經

新序說苑

抱朴子

文中子

元子

皮子隱書

子得羽錄

子
墨
日
錄

子略卷一

高氏 似孫 續古

黃帝陰符經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日月星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耶，「耶」四庫本作「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練，謂之聖人。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之盜，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

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聖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則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至靜之道，律呂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陰符經

陰符經注

太公等注。一卷。十七家。

七家注。一卷。

李靖注。一卷。李峯。

張杲注。一卷。

袁淑真注。一卷。

蕭真宰注。一卷。

黃居真注。一卷。

沈亞夫注。一卷。

任照一注。一卷。

塞昌辰注。四庫本注「一卷」。

杜光庭注。一卷。

陸佃注。一卷。

李靖陰符機。一卷。

陰符太無傳。一卷。張杲傳。得於道藏。

陰符正義。一卷。唐韋洪。

陰符要義。一卷。

李筌妙義。驪山母傳。一卷。

陰符辨命論。張杲。一卷。

陰符元談。元解先生。一卷。

陰符經。一卷。杜光庭。

陰符十德經。一卷。葛洪。

陰符經疏。一卷。袁淑真。四庫本作「三卷」。

陰符經頌 一卷。大元子。四庫本作「三卷」。

陰符經 一卷。無爲子撰。

陰符頌 三卷。張彬卿撰。

陰符元義 一卷。唐張魯。

陰符丹經 一卷。房山長。

陰符丹經 一卷。驪山母注。

陰符經序 一卷。李隆。

陰符經訣 一卷。

陰符經序 一卷。

陰符五賊義 一卷。

陰符小解 一卷。

陰符天機經。一卷。

陰符解題。一卷。

陰符丹經解。一卷。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

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識天地意，獻詞犯乾坤。何事不
隱德，降靈生軒轅。口銜造化斧，鑿破機關門。五賊忽迸逸，萬物爭
崩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源。但學戰勝術，相高甲兵屯。龍蛇競
起陸，鬪血浮中原。成湯與周武，反覆更爲尊。下及秦漢得，「得」當「時」瀆
弄兵亦煩。姦強自休據，仁弱無枝蹲。狂喉咨吞噉，逆翼爭飛翻。家
家伺天發，不肯匡淫昏。生民墜塗炭，此「此」四庫本作「此」屋爲冤魂。「祇」四庫本作「祇」
爲謹此書，大樸難久存。微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意義，豈
敢求瑕痕。曾亦愛兩句，可與賢達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身外更何事，眼前徒自喧。黃河但東注，

不見歸崑崙。晝短苦夜永，勸若傾一樽。

皮目休讀符陰經詩

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玄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結爲日月精。融作天地髓。不測似陰陽。難名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沈厚地。具茨雲木老。太〔太當作天〕塊烟霞委。白顛頊以降。賊爲聖人軌。堯乃一庶人。得之賊帝摯。摯見其德尊。脫身授其位。舜惟一鰥民。允允作什器。得之賊帝堯。曰〔曰本〕丁作天子。禹本刑人後。以功繼其嗣。得之賊帝舜。用以平降水。自禹及文武。天機嗒然弛。姬公樹其綱。賊之爲聖智。聲詩川競大。禮樂山爭峙。爰從幽厲餘。宸極若孩稚。九伯真大籙。諸侯質虎兕。五星合其耀。白目下闕里。由是生聖人。於焉當亂紀。黃帝之五

賊，拾之若青紫。高揮春秋筆，不可刊一字。賊子虐甚斯，姦臣痛於
壘。「壘」當作「籬」至今千餘年，蚩蚩受其賜。時代更復改，刑政崩且隳。余將
賊其道，所動多訾毀。叔孫多「多」四庫本作「與」臧倉，賢聖多如此。如何黃帝
機，吾得多坎躓！

陰符經

似孫曰：軒轅氏鑿天之奧，洩神之謀，著書曰陰符。雖與八卦相表裏，而其辭其旨涉乎幾，入乎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通天下之頤；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軒轅氏皆有得於此者。堯舜禹以徠，「徠」當作「來」皆精一危機，行所無事之時，陰符之學無所著見，豈非行之於心，仁於天下者乎！湯武有誓，「誓」當作「誓」輜「輜」當作「輜」有兵，八陣有圖，遂皆用此以神其武；而況有風后握奇一書，又爲之經緯乎！此黃帝心法，而後世以爲兵法者。是以此書見之兵家者流，殆未曾讀陰符矣。嗚呼！若符之學一乎兵，則黃帝之所以神其兵者，豈必皆出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

故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爲陰符之機矣。其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於義畫之表。人固有五賊，特莫之見耳；若能見之，何止乎昌耶！夫子曰：『老而不死之謂賊』，此之謂也。皮日休之言奇矣！皮日休和陸龜蒙讀陰符詩有曰：『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一皮氏所見亦今本耳。』

風后握奇經

原注 馬隆本作「握機」。叙云，風后，軒轅區也，握機
；四庫本作「握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
 故云握機。人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
 三百八十字，蓋呂尙警字以發明之；其一行簡有公孫宏等
 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
 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衍四字。

八陣四爲正，四爲奇。

原注 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地風雲
 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公孫宏曰，

世有八卦陣法，其既不用奇正，
 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用。餘奇爲握奇。
原注 舊注，奇讀如奇，
 耦之奇。解云，說奇正

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
 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總稱之。

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原注 一作
 有風雲。風附於

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

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

【聽】一作聽音望磨，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原注：作三軍。一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

原注：公孫宏曰，傳頌氏陣法依此。今按：而前列等八字，舊文在後。

此注下，誤也。故蓋文以成文。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

天或【或】四庫本作「成」。圓而不動，原注：一作「天」。前為左，後為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鬪。

金音五：

一緩鬪，
二止鬪，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原注「背」一
本作「趨」。

摩法五：

一立，
二黃，
三白，

四青，

原注：一
作赤；一

五赤，

原注：一
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青，

原注：一
作赤；一

八地後，上黃下赤，

原注：一
作青。

陣勢八：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爲天，

三革三金爲地，

二革三金爲風，

三革二金爲雲，

四革三金爲龍，

三革四金爲虎，

四革五金爲鳥

五革四金爲蛇

原注：用金鼓之制。此八陣名。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

一作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原注：一作南。一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鞮

音不止者，行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

原注：二十四隊合作。

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爲虎翼，天地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翔鳥。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匹陳讚。

動則爲奇，靜則爲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輪轍目，四庫本作「佚輪息轍」，剛按之「轍」當作「轍」。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爲陳之主，爲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動用無

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鼓動，萬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

原注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四庫本無》。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鷲鳥擊搏，必先翺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爲蛇蟠，蛇吞天眞。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爲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搏」四庫本作「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讚。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之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執鼓。

擒。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犇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磨角。

磨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末收。磨者指揮，角者驚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原注：光目，一作光白。

兵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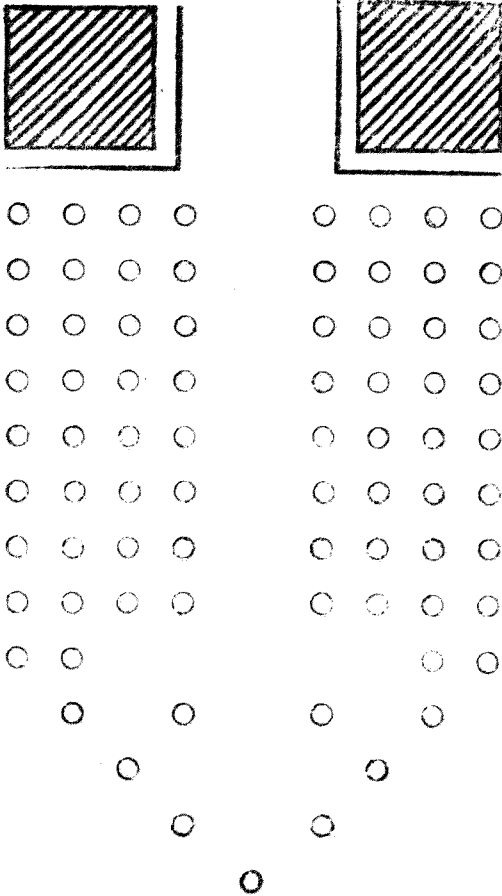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利物禁暴，隨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為將，夕惕乾乾。原注：舊缺四字。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為陳，動則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原注：作天下。

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藝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陣外者，非八陣六化化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庫本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入其陣，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

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
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掎
〔按〕四庫本作「角」角則四奇皆出。圖成罇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
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淹〔淹〕四庫本作「奄」九江，
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
素而圖之。一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頤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
已，獨孤及以爲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武侯八陣圖

附。四庫本無圖，注「原闕」。



似孫曰，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八陣圖，其一圖在沔陽高平故壘，酈道元水經以爲傾而難識矣。其一圖在新都八陣，峙土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其一圖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填填四百填石爲規，前障壁門，後倚郤月，縱八橫八，魁容二丈，內面偃月本作九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警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徒華變滄，不足足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壽載椿，格四知格幾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愛，神所做者歟。昔者風后以陣法佐黃帝，戮蚩尤，若變與神，蓋出於握奇經者也。所謂經者，本乎先天，顯乎八卦，錯以九疇，非武侯窺其幾，洩其用，四頭八尾，脉落口聯，因隊相容，隨形可首，雖曰奇正迭變，未有不出於正者。故曰黃帝

之師百戰百勝者，此其得之。桓溫固嘗驚嘆以爲常山蛇，杜甫又切感嗟，稱其『石不轉』。武侯之心，則二子所未深知也。惟王通氏以爲『亮而無死，禮樂可興』，吁！知武侯者通乎！昔者先王處民以井，寄兵於民，熟之以禮容，用之以節制，是誠不陣而可以服人兵者。使武侯昌諸用，勒諸功，甘誓牧誓可也。天不壽漢，圖石如泣，悲夫！武侯又有將苑一卷，十六策一卷。

鬻子：

魏相奏記載霍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虎。」「虎」，四庫本作「武」。下同。逐麇，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尙少。」文王善之，遂以爲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鶩鳥將擊，卑飛翮翼；虎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畧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爲書者，亦是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一奇矣。藝文志綴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書起於鬻熊。』此語亦佳，因錄之。永徽中，逢行珪爲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傳，乃篇十有二。

太公金匱六韜

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一鄭康成稱其天期。「期」或作「明」。已至，兵甲之疆，師率之武，故今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時寢疾。太公負

而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駕鷲寘〔寘，四庫本作「寘」。〕之車，周且

爲之御，至于孟津，太黃參連弩大才，扶骨車〔原注〕，飛鳧〔原注〕，赤莖〔原注〕，

爲首。電影〔原注〕，青莖赤羽，以銅爲首，夜則爲星，方頭鐵鎚〔原注〕，重六斤，一行

馬〔原注〕，廣二丈，渡溝飛橋〔原注〕，廣五丈，鷹爪方凶鐵把〔原注〕，柄長七尺。

天陣〔原注〕，日月斗杓，杓一左一右，一仰一背，此爲天陣。地陣〔原注〕，邱陵水泉，有

文。積楹臨衡〔原注〕，攻具。雲梯飛樓〔原注〕，視城。武衡大櫓〔原注〕，

所須。三軍雲火萬炬〔原注〕，火具。吹鳴箠，審此則康成所曰『兵甲之疆，

師率之武，爲可攷歟？』亦詩所謂『檀車煌煌，駟驥彭彭』者也。

又攷諸武，王曰，『殷可伐乎？』太公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武王又曰，『諸侯已至，士民何如？』〔何如，四庫本作「如何」。〕太公曰，『大道無

親，何急於元士！』武王又曰，『民吏未安，賢者未親，何如？』太公

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其言若有合於書「書」作「詩」。者。詩之上章曰：「保右命爾，燮伐大商。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此之謂歟？

孔叢子：

漢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出于雜家，而又益以連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盤孟者，其事雜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爲黃帝之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詎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其已長矣。石印百川學海本，此條有人批云：「子思，伯魚之子，伯魚先孔子卒。」然孔子家語後序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常

師之，是爲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據若此！（好占之癖，每有悅乎異帙奇篇，及觀其辭，攷其事，則往往差謬而侷異。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皆苟簡於一時，而增疑於來世也。故爲學者，舍六經何師焉！）

曾子：

曾子者，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

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於天圓，已見於大戴禮，篇爲四十九，爲五十八；他又雜見於小戴禮，畧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爲之者歟？劉中壘父子奏〔奏〕，四庫本作〔奏〕。漢七畧，已不能致辨於斯，況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書，〔書〕，四庫本作〔書〕。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日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日〕，一本作自。誤。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予讀先太史史記注七十二弟子傳，參字子輿，晉灼讀音如『宋昌驂乘』之參，因併及之。

魯仲連子。

仲連生戰國間，可謂大不幸者矣。有其材，即無其時，

有其時，無其事業，此志士之所共嗟也。若其辭氣雋放，憫儻磊落，

琅琅乎響諧之風。遺燕將一書，有曰：「智者不肯時而棄利，勇士

不怯死以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辭旨激亮，隱然出乎戰國

之表，其義高矣。史記傳仲連，言其莫肯干仕，嗚呼！呼，四庫本作乎。當是

時，士掉三寸舌，得意天下，一言裨闔，取富貴如拾芥，往往挾詐尙

謀，蹂躪於名利之場，如恐不及。仲連智謀辯勇，非儀秦、衍輩可

伍，因事抗議，切中事機，排難解紛，迎刃而破，心畏爵賞，如逝鴻避

戈。戈，四庫本作弋。連之意，沉冥斯世久矣。使連可縻，不過相齊耳；天下

諸侯方瓜足惴惴，將一于秦，亦豈一齊所可亡秦者！逃歸海上，瞭

焉著龜茲其所以大過人歟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晏子春秋。

孔子刪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費誓秦誓在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禮義銷微，制度掃地，聖人無所施其正救，而猶惓惓於詩書。至於世日益亂，分日益陵，三綱五常，斷喪乖紊，天地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而春秋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齊晉之霸。齊晉之霸，莫雄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爲之蕩然。其爲術至慘也，至無道也！至遺患天下後世者，仲也。三歸反坫，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得正，而况背義違禮，桓公唯甚，君臣之際，不宜陋

乎不特是也。自太公疆於齊，至於宣公，蓋二十三傳矣。而弑死十有一，嗚呼！何其甚亂也！獻公弑其兄，襄公淫其妹，懿公、宣公皆以淫惡而見弑。當是時，禮亡義墮，豈復知有君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爲齊，趨於弱，入於危矣。公燕羣臣，請無爲禮，是何其言之謬法之蕩也！晏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棄禮也。力強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禮不使也。」戰國之汚，有臣如此，亦庶幾焉。然而田氏之宗，世世齊政，賣恩歛惠，以懷其民，民亦忘齊而歸田氏。禮之素蕩，義之素隳，魚爛冰銷，有不可禦。誦晏子之語，究晏子之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子畧卷二

高氏
似孫
續古

老子注：

河上丈人，戰國時人。

河上公，漢文帝時人。

毋邱望之，漢長陸三老。又章句二卷。

嚴遵，漢虛上。又指歸十一卷。

王弼，又老子指例畧二卷。

鍾會。

羊祜，又有解釋。

蜀才。

孫澄，晉尚書郎。

汪尚，晉江州刺史。

劉仲融。

袁真，晉中郎將。

張馮。

曹道冲。

盧景裕。

陶弘景。

陳阜。

鍾植。

李允愿。

陳嗣古。

惠琳。僧。

惠嚴。僧。

鳩摩羅休。「休」，四庫本作「什」。

義盈。僧。

程韶。集注。

任眞子。集注。

張道相。道士。集三十家注。

梁曠。又道經經品四卷。

偃松子。

李納。

李榮。道士。
〔榮〕，四庫本作「榮」。

薛問仁。諱。

傅奕。

楊上善。

吳善經。又小解二卷。

李若愚。

顧歡。義疏一卷，又義疏一卷。

孟智周。義疏五卷。

韋處元。義疏四卷。

戴詵。義疏九卷。

趙志堅。義疏四卷。

王願。義疏四卷。

江徵。義疏十四卷。

賈青夷。義疏四卷。

梁武帝。講疏四卷，又六卷。

何晏。講疏四卷，又道德問二卷。

王肅。妙言道德新記二卷。

葛洪。序訣二卷。

李元英。義疏七卷。

韓莊。元旨二卷。

劉遺民。元譜一卷。

扶少明。道士。道德經譜二卷。

陸希聲。道德經傳四卷。

杜光庭。廣學義三十卷。

賈大隱。老子述義十卷。

元景先。簡要義五卷。

陸修靜。道德經雜說一卷。

陳景先。道士。纂微二卷。

崔少元。老子心鑑一卷。

賈善翊。傳三卷。

何晏道德二論

(原注)晏又有講疏四卷。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又晏注老子未畢，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嗒嗒，遂不復注，因作二論。此二節同說一事而異。文章敘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學。晏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又曰：「晏少有異才，善談易老。」

裴徽論老子。

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耶？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

（原注）永嘉流人名曰，字徽，字文

季，河東聞喜人，太常濟少弟也。仕至冀州刺史。王弼別傳曰：弼父爲尚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徽見異之，故問。弼

老子。

卦始於犧，

「犧」下四庫本作「犧」下同。

重於文王，成於孔子，天人之道極

矣。究人事之始終，合天地之運動，吉凶悔吝，福禍興衰，與陰陽之妙，迭爲銷復，有無相乘，盈虛相盪，此天地之用，聖人之功也。易有憂患，此之云乎？書紀事，詩攷俗，春秋以明道，禮樂以稽政，往往因其行事，書以詔之者也。易之作，極聖人之蘊奧，而天下無遺思矣。

老子之學於道深矣，反覆其辭，鈎研其旨，其造辭立用，特欲出於天地範圍之表，而道前古聖人之所未道者。然而不出於有無相乘，盈虛相盪之中，所謂道者，蓋犧皇之所鑿，周孔之所貫，豈復有所增損哉！六經之學，立經垂訓，綱紀萬世。老子用心，又將有得於六經之外，非不欲返世真淳，挈民清淨。然善用之者，蓋可爲黃昊，爲唐虞；其不善用之，則兩晉齊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此非言者之過也。世之言老子者，往往以爲「其道出於虛無恬漠，非道之實」而病之，其又偏矣。太史公所謂「尊孔氏者則黜老子，尊老子者則黜孔氏」，柳宗元獨曰：「老子，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何斯言之審且安也！揚雄氏太玄則曰：「孔子，文足者也；老君，玄足者也。」淵乎斯言！

莊子注

向秀。二十卷。

司馬彪。十六卷。

郭象。十卷。

李頤。晉。三十卷。

崔撰。十卷。

楊上善。十卷。

虞藏用。十二卷。

文如海。道士。十卷。

成元英。道士。三十卷。又義疏十三卷。

張昭。十卷。

李頤。

王元吉。集解二十卷。

梁簡文帝。講疏三十卷。

張機。講疏二卷。

李叔之。義疏三卷。宋處士。

戴詵。義疏八卷。

王穆。義疏十卷。

周宏正。講疏八卷。

陸德明。文義句二十卷。

馬廓。古本正義十卷。

梁曠。南華論三十五卷。

李充。論一卷。

張隱。居。指要三十三篇。

張游朝。南華圖象說十卷。

賈參。通真論三卷。唐人。

碧虛子。南華經章二卷。又章句七卷。

元載。南華通微十卷。

向秀莊子解義。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

妙析奇致，大暢玄風。

(原注)秀別傳曰，秀與翟康、呂安爲友，鍾會不同。翟康傲世不羈，安放適過俗。而秀雅

好讀書。二子頗以此嗤之。後秀將注莊子，先以告康、安，康曰：「爾故」此書詎復須注，徒棄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爾故復勝否？」安乃驚曰：「莊周不死矣！後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相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秀本傳曰：或言秀遊託數賢，應、林、葛卒茂，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懸崔、譙所注以備遺忘云。竹林七賢論云：「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起。」四庫本作「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窻絕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旨，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營之人，願觀所徇，皆怡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

郭象者，爲人薄行，有雋才，(原注)文士傳曰，象字子玄，河南人，少

爲王、弼之亞。時司空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

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字而已。(原注)文士傳曰

，可象作莊子注，最有清辭道旨。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支道林莊子逍遙義

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

向之外支

「支」原「支」

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

（原注）馮氏譜曰馮懷字祖

思長樂人，歷太常護軍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

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

（原注）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

，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起偷「偷」四庫本作「樞」枋「枋」小大雖差

所得，然後逍遙耳。惟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

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于大通矣。支氏

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鸞

鷟；鷟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鷟以在近而笑遠者，矜伐于

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而不物于物，則遙然自得；支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造然靡不適也。物而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于糗糒，絕觸辭于饜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者

乎！此向郭
之注所未盡。

晉人好言老莊。

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靜，聖人修之，以建其
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
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
無乃繳惑以失真，而自以為誠者也！」

殷仲堪精爇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

翅爾！」

(原注)周紙隆安記曰：「
堪好學而有理思也。」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原注)晉安帝紀曰：「
仲堪有思理，能

清言

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原注)晉陽秋曰：庾

數字子嵩，穎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闕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

暗同。一仕至豫州刺史。』

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

(原注)許詢謝安王公

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

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

便問主人：「有莊子不？」

正得漁父一篇。

(原注)莊子曰：『孔子

坐乎杏壇之上。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榔，右手持矰，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語曰：『彼何爲者也？』曰：『孔氏。』曰：『孔子何治？』子貢曰：『服忠信，行仁義，節禮樂，選人倫，孔氏之所治也。』曰：『有上之君歟？』曰：『非也。』漁人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孔子聞而求闕之，遂言八疵四病以讓。四庫本作誠。』

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適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

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語，才峯秀逸。(原注)又字志曰，安神情秀悟，善談玄遠。既自難于加，意氣擬託，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支謂謝曰：「君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

阮宣子有合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

「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椽。世謂「三語椽」。(原注)名士傳曰，

阮脩字宣子東留人，好老易，能言理。

郭子玄有雋才能言老莊。庾敳嘗稱之，每日：「郭子玄何必減庾

子嵩！」(原注)名士傳曰，郭象字子玄，自黃門郎爲太傅主簿，任事用勞，傾動一府。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

，我時音之聲都已盡矣。」其伏理推心，皆此類也。

莊子。

道德三千言，辭絜旨謐，澹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莊子則不然，浚滌沉潛，若老於玄者，而泓暉蕭瑟，乃欲超遙於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個儻峻技，無一毫蹈襲沿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僞，放肆通演，如長江長河，袞袞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涵湧，聲沈影滅，不可控擗，率以荒怪詭誕，狂肆虛眇，不近人情之說，替亂而自呼。至於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讓新，亦一代之奇才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願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而猶區區於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忍。

恣乎方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軼然一律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放乎辭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不可免於中若其言託孔子以自致文疑其過者二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侮道茲爲亦甚矣學者知之乎！

列子

經籍考三十八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

異，固以爲誕。然觀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獨疑之，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叙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萃四庫本作「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故四庫本作「固」有及於佛，而世猶疑之。夫「天毒之國，紀於山海，竺乾之師，聞於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爲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怪者，不在此也。

文子

經籍考三十八

柳子厚以文子徐靈府注十二卷，李白進訓注十二卷，一本無此段

天寶中，以文子爲通玄真經。文子爲老子弟子，其辭指皆本之老

子。其傳曰：「老子弟子，雖其辭指一本自「老子爲老子弟子」至「雖其辭指」止；缺。柳子厚

以爲時有若可取，蓋駁書也。凡孟子數家皆入剽竊，文辭又牙四

「互」本作「互」，相抵而不合，人其損益之歟？或聚斂以成其書歟？乃一本自「以爲」至

「乃」「正」，爲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

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

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又曰：「

貴則觀其所齊，四「廉本」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愛。」又曰：「

人性欲平，嗜欲害之。一此亦學

四庫本
作「又子」

之一變也。

子略卷二

高氏 似孫 續古

戰國策。

經籍考三十九

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而辯一作辨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曰四庫本作在此乎？柳子厚

嘗謂『左氏國語，其閎深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一本作「不論其」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嘆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且四庫本「且」字作「用」深也。予遂效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管子。

尹知章注三十卷。杜佑管子指畧三卷。

經籍考二十九

古者盛衰之變，甚可畏也。

一本無此句

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

稷，公劉，太

四庫本作「天」

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

所以制周者，非一人

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剗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於兵而忘其爲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四庫本作「更」行之以巧，一本作「險」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也，四庫本作「者」哉！而况井田既壞，概量既立，而商鞅之毒茲滋矣；封建既鑿，詩書既燹，而李斯之禍益慘矣。四庫本作「索」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者，而卒不復可行；蓋三代之法其壞而掃地久矣。

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劉邵之志人物也，曰：管仲曰：商鞅，皆以隸之法家。李德裕以邵之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至以管仲與商鞅俱，人物之品，往往不倫。德裕顧未嘗熟讀其書耳！邵所謂皆出於法者，其至論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使齊盡變其功利之習，僅庶幾於魯耳。然則安得而變哉！聖人非有志於變齊也，古之不可復也爲可嘆耳！

尹文子。

經籍考三十九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曰，四庫本作「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畧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

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齊等之法。「齊等之法」係依四庫本增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識「四庫本」濬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也。鼂「一本」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熟考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薰「四庫本」蒸染習，變幻捭闔，求聘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群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韓非子。

經籍考三十九

士生戰國，才不一伸，抱智懷謀，其求售殊切切，亦可憐也！商鞅以法治秦，李斯又以法治秦，秦之立國一出於刑罰法律，而士以求合者，非此不可。始皇一見韓非之書，喟然嘆曰：「寡人得見斯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始皇所以惓惓於非者，必有所契焉。今讀其書，往往尙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卽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四庫本作「無」當誤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一作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以上四庫本多

不記故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生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況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墨子。

經籍考三十九

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凡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其爲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秦四庫本作「秦」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

孟子方排之，不遺餘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爲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關可也；惟其言近乎僞，四庫本作譌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闢也。嗚呼！孟子之學，一於羽翼群經，推尊聖人者歟！異時有纏子者，脩墨子之業，唯曰：『勸善兼愛，墨子重之。』嗚呼！學墨子者，豈學此乎！一本自嗚呼孟以下皆缺

鄧析子。

經籍考三十九

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

年，鄭駟歆嗣子大叔爲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歆於是爲不忠。考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四庫本作「則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歧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治，而子產誅之。」蓋既四庫本作「則又」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歆殺鄧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爲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止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才」駭下「有也」字嗚呼，春秋以來，列

國棋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蹂躪於爭抗侵凌之威，作「據」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黷之過，亦鄭之福也。

亢桑子。

經籍考三十八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老氏，表莊列，皇皇乎清虛沖澹之風矣。一本無此句。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上一本無「上」字，卽不知其人之僊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來獻其書，書，褒所作也。按漢畧隋志皆無此書。褒

之作也亦思所以趨世好迎上意耶自來鄭以下一本作乃趨世好迎上意撰而獻之今讀

其篇一本作此編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諸諸一本無呂氏春秋新序

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

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

柳宗元又以為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

王褒所作自太史公以下一本缺

獨冠子

經籍考三十八

春秋戰國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數四庫本作考者不得其

時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間無所泄其謀慮

智勇，大抵見之論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念，有以怵其心，利害之機，有以蕩其慮，而特立獨行之操，不足以盡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爲書，不出於黃老，則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鬻冠子而已也。柳子厚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鬻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爲鄙淺，唯誼所引用者爲甚美，餘無可言者。列僊傳曰：「鬻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鬻爲冠，莫測其名，著書言道家事。」則盡一作蓋出於鬻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可一作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自至曰以下一本缺

孫子。

昭文章，明貴賤，舉等列，順少長，魯兵也。不重傷，不擒二毛，不以阻隘，明恥教戰，宋兵也。少長有禮，八節和睦，晉兵也。制國作政，以寄軍令，齊兵也。僕三千人，有紀有綱，秦兵也。伐晉之舉，喪乃止焉，楚兵也。周衰，制隲法蕩，政不克綱，強弱相凌，一趨於武，侈兵圖霸，干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議反覆，奇變無常，智術相高，氣驅力奮，故詩書所述，輜糧所傳，卒此皆索然無餘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學者

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爲強吳勝越者，二十
年間，闔廬旣以戰死，夫差旋喪其國。方是時，武之術不行於他國，
特見信於吳；而武之言兵，亦知爲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
固無待於殺。一作「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吳子。

自有春秋而天下日窮於兵，孫武以言兵進於吳，吳起以言
兵售於魏，各以書名家。然讀吳子，其說蓋與孫武截然不相侔也。
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起之書尙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
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也，謀逞詐之行耳。武侯浮西

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山四庫本作「國」之寶也！」起言之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斯言之善，質於經，求之古，奚也？四庫本作「遜」焉。反覆此已，則所教在禮，所貴在禮，夫以湯武仁古不之，四庫本作「武不殺」起誠有間，求之於齊魯晉行，四庫本作「衛」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武侯賢矣，聽起者馬四庫本作「篤」矣，君臣之遇不爲不厚矣。不問一生，棄如敝屣，大名志業，迄不一就，士之思古，安得不之？疑之當作太。息於斯，若其當新，惟四庫本作「維」。案應四庫本作「維」。依照曠四庫本作「維」。之國，輔未壯之君，馭不附之大臣，臨未信之百姓，而乃明法審令之曠照。疎遠之公族，捐不急之庶官，持意太過，操制太嚴，是所以速禍耳，起乃疎於此耶！

范子。

經籍考四十

范子之事，不亦奇乎！蠡相越王勾踐，深謀隱策者一十二年。

迄吳亡，大雪越恥，勾踐霸，拜蠡上將軍。蠡即日上書勾踐，扁舟五

湖，闐然無聲，又浮海入齊，變姓名鴟夷子皮，父子治貲數十萬。齊

聞之，延爲相。有頃，上相印，盡散其所有，獨懷重寶行，次乎陶。天下

稱陶朱公。嗚呼！智哉！唐王績詩：『范蠡何智哉！單舟戒輕裝，一與

吾言合節。蠡方居齊，以書傲大夫。種曰：『鷺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王長頸，可共患難，不可共安。四庫本樂，合亟圖之。一嗚呼，

此非蠡之言，計然之言也！初有計然者，遨遊海澤，自稱漁父。范本一

無范字。

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一本「社」稷長保血食。』

計然曰：「越王鳥喙，不可以同利。」蠡之智，其有決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歷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俟時而動，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然濮上人，姓章，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章」一本作「辛」。

鬼谷子。

隋志有樂法一卷，又有鬼谷先生占氣一卷。

經籍考三十九

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挾險怪，離合揣摩者，其亂又極矣！一本以上皆缺。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

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一作本姓名字。今考其言，有曰：「世一本無無常責，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曆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頤」一作本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

「穎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原注)知章。唐人。

子
器
集
三

子畧卷四

高氏 似孫 續占

呂氏春秋。

經籍考四十

淮南王尚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一本作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峻豪，籍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

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原注）四極國名。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

不察哉！「韋」一本作「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

千金。』卒一本「卒」上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

如此。「若此」一本作「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

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本作「不」一知書之人，嗚呼！

黃石公素書。

梁肅杞橋石表曰：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立一本作「元」女啓符，

風后行誅，漢祖方征秦，頃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易稱：『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東坡

以爲子房授書於圯上老人，其事甚怪。安知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深惜。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耳。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豈出於張良者乎！按黃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卷，陰謀軍秘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詔敵法一卷，秘經一卷，記一卷，又有張良經一卷，其出於三略素書者乎！

淮南子。

經籍考四十

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

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日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

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

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

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

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申，四庫本作由。

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弛雋，所以其

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

孝武皇帝雋銳好奇，蓋又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

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仙譎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一本「武」下有「帝」字。雖不仙，猶享一作多壽；王何爲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唯揚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賈誼新書。

經籍考三十五

養氣之學，孟子一人而已。士之有所激而奮者，極天地古今之變動，山川草木之情狀，人物智愚賢否是非邪正之銷長，有觸

於吾心，有干於吾氣，慮遠而志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往往出於危
激哀傷之餘，而其氣有不可過者，舉天地今古山川草木人物盛
衰之變，皆不足以敵之。嗚呼，此屈原賈誼之所爲者乎！皮日休讀
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惟蘇公軾
以爲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
用其才，論亦奇矣！以余觀之，雖東坡亦不能自用其才，况賈生乎！
又曰：「觀其過湘作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一本「四」下有「超然」二字。有遠舉
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矣。四庫本無「矣」字。
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嗚呼，此東坡以志量才識論誼
者，非誼所及也！是蓋孟子之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耳，蘇

公有之！一本無「是蓋」
以下數句。

桓寬鹽鐵論

十卷
漢桓寬

經籍考三十六

鹽鐵論者，漢始元六年，公卿賢良文學所與共議者也。漢制

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是

以廟議

一本作「廟祀」
議伐匈奴

匈奴議捐朱厓，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

謂「詢謀僉同」者也。初，武帝以師旅之餘，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

鹽鐵酤酒，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乃詔

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之。班氏一贊，專美乎

此。

(原注)顏師古曰，元
帝紀贊，班彪所作也。

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非不伸異見，

聘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人者。其曰，行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

舟，成名者因於資，則一時趣尚可孚矣。又曰，九層之臺傾，公輸子

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則一時事體可知矣。夫上有樂聞，下無隱議，得失明者其言達，利害決者其慮輕，不決一言，何取羣議，審此亦足以占士氣，觀國勢矣。然元帝詔書，乃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雅說空進，而事亡成功，此誠言也。天下後世同此患也。吁！

王充論衡

經籍考四十一

論衡者，後漢治中王充所論著也。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叙天證，四庫本作「道」。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畧，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理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

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一本作。風承宣，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一作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一作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一本闕詮定之，密其敘事，有與史者，不一二書，尙爾，况他書乎？袁崧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爲珍，龍少魚衆，少者爲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爲可貴矣。」予所謂乏精蘊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

太元經注。

宋衷。

陸績。

蔡文邵。

虞翻。

范望。

章察。講疏四十六卷。發隱三卷。

王涯。又有說文一卷。

宋惟幹。

林瑀。又有說文一卷。

杜元穎

郭元亨

陳漸

范諤昌

林共圖一卷

王長文晉一卷通玩

太元經。

易可準乎？曰：難矣。何爲其難也？曰：天地人之理，混淪於未畫之前；二三聖人察天之微，窺地之奧，以神明夫人之用。文王因伏羲，孔子因義文，而易道極矣。文王非舍伏羲，孔子非舍義文而自

爲之書也。易經三聖，以經天地人之道，是道也。吉凶悔吝，消息盈虛，雖天地鬼神無所藏其蘊，而匹夫匹婦可與知者也。揚雄氏欲以一人之力，而規三聖所成之功，是爲難乎。子雲豈不知此者。然則子雲亦有得於易之學而欲本依庫本自神其用，其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腹心爲玄。」此子雲之所以神者也。子雲之意，其疾莽而作者乎？哀平失道，莽輒亂常，子雲配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存之於玄。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家象大夫，八十一部象元士，而玄者君象也。總而治之，起牛宿之一度，終牛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正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爲違天拂人賊臣

盜國之戒子雲之意也。子雲敢以此準易言者，蓋以卦氣起於中孚，震離兌坎分配四方，六十四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據此言之，窒矣！桓譚曰：『立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乎易，故作太玄。』是知子雲者乎？不知子雲者乎？

新序說苑。

經籍考三十六

河間王大雅文獻蔚然風流，崇經尚文，殫極禮樂，而所尚醇正，言議彬彬，何其雍容不羣如此也！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抑其時所遭者然歟？磐石之宗，莫可及之者。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

經之苦，蠅出諸儒。炯炯丹心，在漢社稷。奏篇每上，無言不危。吁！亦非以其遭時遇主者如是歟？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鑒者，盡在此書。茲說苑新序之旨也。嗚呼！向誠忠矣！向之書誠切切矣！漢之政日益萎靡，而不振，迄終於大亂而後已。一杯水不足以救輿薪之火，此之謂歟？觀此，則向之抱忠懷誼，固有可憐者焉。視河間之雅正不迫，亦一時歟？

抱朴子。

自陰符一鑿而天地之幾盡洩，立經一吐而陰陽之妙益空。

所謂道者非他只天地之奧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以贊化育經範圍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修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靜輕虛而與之俱化。予自稱高氏自少惑於方外之說凡丹經卦義秘笈幽篇以至吐納之旨餐鍊之粹沉潛敲策幾數百家靡不竭其精而曠其隱破其銜而造乎中猶未以爲得也於是棄去日攻易日讀繫辭所謂天地之幾陰陽之妙相與橐籥之甄治之而吾之道盡在是矣。所謂吾之道者非他道也吾自得之道矣。及間觀稚川弘景諸人所錄及內外篇則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今輒書此以斷內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鑿且吐矣。後之悟者必有會於吾言。

文中子。

道始於伏義，終於孔子。孔子以來，二千餘年矣。孟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皆祖述孔子而師尊之。若通拳拳於六經之學，自孟氏以下未有也。續書以攷漢晉之事，續詩以觀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易止於讚禮樂止於論。嗚呼！通之用心，足知聖人矣。世率以是疵王氏，是殆未知其所以知聖人者乎！善乎！日休皮氏之言曰：「禮之篇二十有五，詩之篇三百六十，元經之篇三十一，易之篇七十。」孟子能踵孔子而變四庫本作贊其道，復乎千世可繼孟子者通也。一按杜執禮所作文中子世家，又有樂論三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元經凡五十篇。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

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攷樂□□□□

本四

作「子族」不父仲華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至是畢矣陸□□□□之

四庫本作「昔者相傳」無「陸」之二字謂之王氏六經嗚呼蓋自孟子歷兩漢數□□□□

四庫本作「百年而」不僅稱揚雄歷六朝數百年而僅稱王通歷唐數百年

而唯一韓愈六經之學其著□□□□□□□□□□四庫本作「而不振傳而不墜」不

匪難乎異時房衛諸公共恢文武以濟貞觀之盛亦天命也此蓋

出於司空表聖之言其尙知道乎！

元子。

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

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一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奇古峻絕，不蹈言古今，其觀柳柳州，抑又英囑。四庫本作「編」。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系之雅。唐既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漫郎，豈不能致思乎此耶？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謂『天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紀其世次。

皮子隱書

皮日休隱書六十篇，有曰：『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又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者，爵在其中。』又曰：『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嗚呼，斯言也，痛快哉！

意林

此條子思訣裁，今補。

經濟考四十一

子鈔百十有七家，仲容所取，或數句，或一二百言，是有以契其意，入其用，而他人不可共享者也。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

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爲取之嚴，錄之精且切也。戴叔倫序其書曰：「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缺，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懈放，拘刻，讟蔽，邪蕩之患。」亦足以發其機，寫其志矣。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是於諸子未嘗廢也。聖人既遠，承學易殊，義向之少純，言議之多詭，則百氏之爲家，不能盡叶乎一，亦理之所必然也。當篇籍數缺，人所未見之時，而乃先識其名，又得其語，斯足以廣見聞，助發揮，何止嘗鼎臠，啖雞蹠也。陸機賦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籍之芳潤。」唐常展日月如合璧賦云

子思英華于百氏，漱芳調于六籍，自語自此來。是庶幾焉。

跋

右高似孫子畧四卷，吾友顧子頡據百川學海本而以四庫本校定者也。似孫諸畧，史畧最有裨攷證，子畧似較遜。然以其生於宋世，所見猶近古，又博論諸家短長，大抵可採，其爲學者所珍視也固宜。此書有百川學海學津討源二本，單行本不可得。頡剛病之，損若干日力，校成是書付梓，嘉惠士林之意甚盛！馬端臨經籍考多取子畧，今子畧書頗缺佚，特據通考所引補馬總意林一條，則是本實較百川學津二本爲善矣。頃者頡自南粵寄稿本示余，命再讎對，予以是書之有益而校復精良，亟囑門人張君梓、張君光、亞正錄一通，交工排印。今工以竣，事告出版，在二三日。

間，余甚喜，爰記數語於此。末所歉恨者，良友遠隔，時有難疑，不得
昕夕相從，商量寫定，故書中苟有譌誤，皆余淺陋無學之咎。庭樹
涼風颯颯，孤燈獨坐，離羣索居之感深矣！范文瀾識。

